

琴声诉衷曲，琴心挑文君。看过金庸小说《笑傲江湖》的人，多半都记得这么一段：在洛阳，令狐冲初见任盈盈时，任盈盈先弹了慷慨激昂的《笑傲江湖》，又弹奏一曲请其品评。书中道，“这一次的曲调却是柔和之至，宛如一人轻轻叹息，又似是朝露暗润花瓣，晓风低拂柳梢。”令狐冲听了，不由得睡了过去，“睡梦之中，仍隐隐约约听到柔和的琴声，似有一只温柔的手在抚摸自己头发……”

啧啧，读到这里，非但令狐冲，恐怕读者诸君也要为之陶醉了。更妙的是，此曲不仅悦耳动听，还兼具调理真气之疗效，令狐冲醒后，便要学习，任盈盈此时才将这曲子的大名缓缓道出，原来叫做《清心普善咒》。

那么，这首绝妙“神曲”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呢？小说虽是虚构，但有人分析，《清心普善咒》的原型便是古琴曲《普庵咒》。这首曲子最早见于明末的《三教同声琴谱》中，相传是南宋时的普庵禅师所作。顾名思义，《普庵咒》原是和尚念诵的咒语，借以消除灾厄，降妖除怪，从这一点上来讲，与《笑傲江湖》中《清心普善咒》的疗伤效果倒是——一致。只不过，《普庵咒》的演奏效果，却与小说中所记大相迥异。非但不柔和，反而一派庄严肃穆的庙堂之音，那“轻轻叹息”、“温柔抚摸”你头发的妙龄女子，其实乃“怒目圆睁”的壮硕罗汉，冷不防，一记“大力金刚掌”朝你打来，着实生受不起。

不管“普善咒”是不是“普庵咒”，从名字来看，终究有佛教乐曲的影子。咒语原本是驱除邪恶而念，自然要来的猛烈些，那“柔和之至”的听曲之感多半是“想当然耳”的结果。最近拿到吴景略先生的古琴演奏碟片，欣欣然在办公室里放起来，同事们莫不哗然而

许韵高是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教授，也是海上画坛山水画家之一。一个长期在中国山水画领域辛勤耕耘的人，他的收获，不仅仅是桃李满天下，而本身在其领域的不懈和努力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。

我曾就读于工艺美校，说来许先生应该也是我的老师，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教授过我。上世纪七十年代他调入工艺美校执教时，已是上海画坛中坚，尤其山水画突显水墨韵味与张力。依稀记得在嘉定外冈校园，同学们在食堂用餐时，忽然发现墙上多了几十幅中国画精品，大家很快聚拢在许韵高的《松荫图》前，只见水墨淋漓笔墨精洁。后有一位老师讲，许韵高是我校六六届国画班高材生，如今回校执教，他可是著名画家申石伽的高足呵！

在改革开放初期，文化艺术的春天即将来临之际，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，好的作品刚刚会看，要接受的东西多之又多。听许韵高讲，他没考入工艺美校之前已叩拜申石伽为师，后来入校深造，更是有幸在先生左右系统学习传统艺术和笔墨技巧。这段传为佳话的师生情缘，一直延续到申先生九十六高龄仙逝。我不禁又想到，人生遇得一位又严又慈又博又真的老师是造化。许韵高与我感同身受。

每个山水画家的行路历程，总是随时代循序渐进。许韵高的创作心路过程，就是越来越显得安静畅达。这幅《碧霄万壑松云风》，是他几年前参加上海《海纳百川——山水画卷展》作品之一。看出他的求变之道，画面苍翠欲滴容华贵，水墨敷色雅致妥贴。在“浩云楼”书斋，我谈到了他近年的心血之作，几十幅巨制，贯通气势如虹，听说是为秋季全国巡展作准备。

绘画作品带来一片华润明朗生气，别一番清丽可人情趣，应该说成功了一半。加之学养和包容之心，做人之道和别样心绪，你安静了也就脱俗了，离成功也就不远了。许韵高每日伏案挥毫，伴随着古典音乐，有烦恼也会很快抛之脑后，因为绘画是他毕生的追求和喜好。传承传统的山水画作品首先是经得起推敲的，也不失时代气韵的。

尘道和金钟，
凡法谐玉磬，
万籁自生响，
悠然拂世真。
仙水间观，
登穹窿山，
垂青白虹，
小径流水香，
玲珑漱石意，
薄雾飘真情，
轻风拂翠微，
草色入帘青，
野花乱马足，
好竹乱弹琴，
醉卧不知归，
但使愿无违。

游记诗二首 李军

骇，掩耳叫嚣乎东西，群声喝令我停止。我说，这就是汝辈所谓之《清心普善咒》。众人皆感惊异，有人叹道，怪不得令狐冲闻此曲而重振精神，敢情是受了这么大的刺激啊。

现代人说起古琴来，往往满是仰慕崇拜，但真让其听完整一首《梅花》、《流水》，却没几个能坐得住的。叶公好龙，大抵如此。最近大受好评的古装剧《甄嬛传》，从服装、器物，到人物说话方式都十分考究，力求接近古代。却不料剧中多才多艺的绝代佳人甄嬛，竟将古琴整个反方向放置，还若无其事地在御前“拂”出了古筝之声，一招错，全盘皆输，想来竟是辜负了恩泽。

再说雍正皇帝命之弹奏的，却是“半阙《山居吟》”。在古代，完整的一首词或乐曲可称为“一阙”，比如林逋《点绛唇》中有“又是离歌，一阙长亭暮。”但实际上琴曲以“阙”来论者鲜见，且自词兴起以来，“阙”便几乎成为其专属。在词里面，中调或长调多分两片，称为“上、下阙”。倘若《雨霖铃》填了一半思路堵住，扔在那里，说填了“半阙《雨霖铃》”尚可。但曲子的“半阙”如何界定，又如何弹起，好比叫周杰伦唱半首《双截棍》，他也未必能唱得出。

如此，又是“想当然耳”的结果。“阙”这个词虽看起来古雅又“专业”，却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。若雍正懒得听完整首曲子，老老实实说“弹一段《山居吟》”又有何妨？不加考证地乱用古语，反而自生差错。

如今，听闻《笑傲江湖》又在拍摄新版，希望导演能静下心来，好好研读一下古琴文化，莫再让盈盈放反琴，或是拿首不知名的古筝曲甚或琵琶曲当起《清心普善咒》来。既然拍古装剧，就该尊重一下古代的风俗礼仪，切勿再“想当然耳”。否则不仅亵渎祖先，更加误人子弟。要知道，看戏的可大都是孩子啊。

来到德国西南摩泽尔河畔的古城特里尔，参观布吕肯街10号那座带有巴洛克风格的三层小灰白楼，真是非常激动。因为1818年5月5日，在这里，曾诞生了一位我小时候就知道的大胡子伟人马克思。

走近这座小灰白楼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，正面墙头上镶嵌着马克思的石雕头像，跨进故居正门，又一尊马克思的铜质头像迎面而来。接着，可以看到各类马克思雕像。我身临其境，顿感伟人的音容思想在身边一下子弥漫开来。

我仔细浏览着、倾听着和寻思着。三层小灰白楼建于1727年，曾屡换房主，历经沧桑，几经整修。而成为马克思故居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，至今仅有半个多世纪。故居23个展室，每个展室均有一个主题展示。如一楼第2室反映故居历史，二楼第11室展现青年时代的马克思，而紧邻一侧的那个小套间，就是马克思的诞生地。我看到了马克思生前使用过的桌子、椅子、书柜等，并在物若其人的赞叹感受中虔诚地拜谒，深情地凝望。

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内的无数信息图片、历史画面、人物介绍、手稿书信和墙头上伟人的那些名



50多年前，我在人民路二小读书。那年新学期开始，我们班来了八九个别的班的同学，其中有个叫华卉的女生是大队长，老师安排与我同桌。奇怪的是，上课第一天，她没带书，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她并不是忘了带，因家贫穷没有钱给她买书和学习用品。华卉的作业本是一张张香烟包装纸订的，而她的成绩却是班里数一数二的，因此老师欢喜她，同学佩服她。令我惊讶的是，她居然会下象棋，我原是班里棋王，成了她手下败将。棋虽输，我依然同情她读书的困境，把课本借给她摘抄，送给她香烟纸。

有次算术期中考，我被一道应用题卡住，眼看快下课，我脚尖轻碰华卉的脚，示意她把试卷给我瞄。她瞥了我一眼，晃晃头，把做好的试卷交了老师。下一节上课时，我有意把

言，构成了立体式的现代展览效果——马克思生平、著作及其对当今的影响。特别是在衔接展室之间的那几条走廊里，也可见到不少世界著名人士的名字，这些人或是毕生或一个时期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。直觉让我感到，这一切让人足以了解一个伟人的马克思、一个真实的马克思。

在参观中，也情不自禁地将《共产党宣言》、巴黎公社、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建党等联想在一起。可不，在我眼前的玻璃橱窗内，陈列着《共产党宣言》各种文字的不同版本。而我的目光则被

1938年出版由成仿吾和徐冰合译的那本《共产党宣言》吸引着，因为封面上周恩来那三个大字是那么耀眼夺目，熟悉亲切。这是周恩来同志当年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亲笔签名，时间是1943年12月。

参观马克思故居的留言簿，颇有思考也很精彩。留言簿换了一本又一本，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多彩。浏览世界各国不同文字的留言，特别是龙飞凤舞的方块字留言，可从侧面了解当今的人们对这位伟人的评价。浙江绍兴一位参观者在留言中说得好：“在中国，有许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，他们各有各的理解，但是不管何种理解，丝毫都不影响马克思的伟大。”记得当年恩格斯有过这样的高度概括：“他可能有过多敌人，但未必有一个私敌。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！”

“形象思维第一流，文章经纬冠千秋”。参观马克思故居，使人可以从中明辨不少是非，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并非终极真理，它只不过为我们探索真理开辟了正确的道路，找到了科学的方法。无数事实证明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甚至神化，其本身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。

我想，马克思故居博物馆之所以被人青睐，既源于我们这些崇拜者来寻根，也源于他那光辉思想仍在照耀，更因为在这里

2012年上海国际电影节“向大师致敬”单元，将展映弗朗索瓦·特吕弗《四百击》《朱尔与吉姆》等多部电影，以纪念他诞辰80周年。能够在大银幕看到这些电影，会令他的影迷欣喜万分。特吕弗52岁时因病去世，他是法国“新浪潮”的“主将”，从小爱看电影，当过记者，写过大量的影评，他的影评集《我生命中的电影》，观点犀利，视野开阔，文笔活泼，我常置于案头灯下展读。他的电影，在“新浪潮”诸多电影中是最好看的。早年，我最先接触他的电影是《柔肤》，我惊异于他把一段婚外情，处理得那样“黑色惊悚”，画面里又处处弥漫着悲哀和感伤。自那时起，我就开始收集并迷上了他的电影。

特吕弗的成名作是《四百击》，这是一部自传色彩浓郁的电影。特吕弗和男主角安托万一样，有着孤独、不幸的童年：私生子、没有家庭温暖、缺乏爱……以致逃学、偷盗、说谎、离家出走、自杀未遂、当逃兵、坐监狱……骨子里，特吕弗是一个悲伤的人，所以，在他往后的四部“安托万系列”电影里，伤感成了一种基调，尤其在爱情中，即使电影有一种喜剧的色彩。《安托万和柯莱特》是关于20岁时的爱情：安托万在音乐厅爱上女孩柯莱特，但这只是一场无望的单恋；《偷吻》里，安托万游移在两个女人之间，而最后在年长女人的诱惑里，也只能空留下无奈；《婚姻生活》是琐碎、隔阂、婚外情、争吵、离婚……“七年之痒”难道是一个定律？《爱情狂奔》是时间的飞逝，是爱情的飞逝，是安托万从少年向青春的尾巴飞逝，倏忽间，20年过去了。特吕弗说：“在《爱情狂奔》一片中，由于在其中插入了全部伤感的素材（事实上是一些前面几部影片中的自传性镜头），我有意识地、无礼地，或者说，绝望地希望获得一个幸福的结尾。”幸福的获取，在某种程度上说，靠的是无数次的希望和绝望。安托万终于有了一个好的归宿。

其实，在特吕弗伤感的爱情电影里，我最喜欢的是《朱尔与吉姆》《两个英国女孩和欧陆》，它们改编自同一作家的两部小说。《朱尔与吉姆》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：朱尔与吉姆是好朋友，他们都爱上了凯瑟琳，凯瑟琳选择和朱尔结婚生子。渐渐地，凯瑟琳厌倦了朱尔，并和吉姆产生了恋情，但吉姆已有女友，最后，凯瑟琳开车载着吉姆一起冲入河里，殉情而亡……《两个英国女孩和欧陆》则是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：安娜和穆丽尔是一对姐妹，姐姐安娜想把妹妹介绍给法国小伙克劳德，但母亲不同意，要他们分开一年再作定论。不久，克劳德率先放奔，妹妹随着时间推移，爱却历久弥坚。此时，原先对克劳德也有意的姐姐和他相遇，关系密切起来。妹妹知道了一切迅即崩溃。几年后姐姐染病去世，妹妹和克劳德重逢，她把自己献给了他，也宣告了爱的终结。

特吕弗爱情电影中的男人和女人，都很犹豫，要么爱，却害羞、不自信；要么爱了，却根本没有察觉到，等到觉察了，却晚了。他的男人和女人，要么花心，不忠诚，但只是天性使然；要么忠贞不二，但当希望变成绝望，又会产生可怕的结果。特吕弗的电影，完全打上了他个人的印记。这个眼神善良、羞怯拘谨、敏感沉默的法兰西人，一生最爱的就是电影和女人，他为电影而生，而女人又是他电影的灵感和源泉。他把他的感情生活，对女人的爱，留在电影胶片里，他诉说着他的心声，虽然伤感，但不沉沦；虽然哀怨，却执著不懈……

可以重拾久有的那份朴素的伟人情结。基于此，我也在留言簿上，流畅地写下了：“伟大的导师，科学的巨人，思想学说永冠千秋。”

上的帮助。她笑了，说同桌之间是要相互关心。我接着说，我送书也是应该的。

四五天后的一个晚上，天气闷热，我在家做作业，忽听楼下华卉在叫我，急忙下去。她给我一本厚厚的旧象棋书，内有名人的棋谱和评注，我爱不释手。她警惕地扫视过往行人，压低声音说，我爸在吃官司，我家被迫迁到农村去，妈说以后不可能再回上海了。说真的，我舍不得和你们分开。说到这里，她伤心地抽泣，我也替她难受。她看着我，我来和你告别的，咱学大人一样握握手好吗。我难为情地伸出右手，华卉大方地跟我握了，才几秒钟，彼此分手了，只见她飞快地消失在雷电交加的夜色中了。

明日请看《第一次跟女生握手》。

参观马克思故居

姜宏

碧霄万壑松云风

（中国画）

许韵高

第一次跟女生握手

钱云森

